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三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譔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二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年齊景二十八年衛靈十五年蔡悼二年鄭定十年曹悼四年陳惠十年杞平十六年宋元十二年秦哀十七年楚平九年吳僚七年

春齊侯伐莒

左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於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壽餘杜注莒地當在安丘縣境　稷門杜注齊城門也

集說高氏閌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　趙氏鵬飛曰前年齊高發伐莒今齊侯伐莒皆責其殺意恢之故也殺意恢者何與齊哉齊特假是以虐莒爾明年而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卓氏爾康曰莒素服於齊自庚輿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倨彊如故今北郭啓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於壽餘於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涖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於奔命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

不佞不能媾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胡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刧其君取其大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逐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

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獎亂人之惡自見矣

集說趙氏匡曰若但言出奔則似入國故書自南里以明之穀梁曰專也何異義乎　陳氏傅良曰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晉欒盈鄭良霄猶及穀之矣書奔譏佚賊也書奔猶可也書歸若晉趙鞅甚矣　家氏鉉翁曰晉楚交兵百有餘年宋人為之弭兵使楚得以竊霸權號名天下今宋大夫為亂於內楚乃從而羽翼之先書叛繼書奔楚罪楚之納叛臣也　程氏端學曰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國以叛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無能討之者三叛之罪著矣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為國亦可知也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胡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祖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集說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　許氏翰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剌大夫盛彊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興也

丈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富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汪氏克寬曰紅比蒲昌間皆非蒐田之常所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賔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賔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於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

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

北山杜注洛北芒也案芒山一作邙山一名平逢山亦曰郟山亦曰太平山今在河南府城洛陽縣

東北連偃師孟津鞏三縣界 滎錡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滎錡澗今屬河南河南府

附錄左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鳶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

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如京師止此

集說孫氏復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若也 高氏閌曰天子崩天下諸侯莫不奔其

喪故七月而葬者盡天下臣子之心使遠近得會其葬也今天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使叔鞅往會之又以三月而葬是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趙氏鵬飛曰三月而葬亂故也魯使卿會葬天王者二叔孫得臣葬襄王與此叔鞅葬景王爾以卿行而不躬會固已為罪矣然愈乎以微者會之以微者會之固輕矣然愈乎不會之甚矣　卓氏爾康曰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母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於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名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左傳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於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郊要餞杜注三邑周地 揚杜注周邑路史曰宣王子曰尚父幽王封之曰揚侯其地平陽楊氏縣漢之河東縣也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東有揚城按傳云壬戌劉子奔揚癸亥如劉劉今偃師劉亭是揚邑距偃師不出百里外當即僖十年揚拒泉皋之揚而非山西之揚侯國也 領杜注周地

平時杜注周地　王城杜注郟鄏今河南縣括地志曰故王城一曰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城内西

偏

穀梁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胡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毁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治外者先自内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集說杜氏預曰承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但曰亂　劉氏敞曰公羊云言不及外也非也謂王室亂者嫡庶竝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耳　高氏閌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見王室之亂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何哉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故聖人每扶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吳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曰蔡衛陳人從王伐鄭王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於茅戎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於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分者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為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劉單立猛尹氏立朝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為甚故特書之子頹子帶之亂不書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

自亂有甚於惠襄也　陳氏傅良曰周亂不書書王室亂則天下無人紀矣昔者惠襄之世子頽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於是景王崩悼王即位既葬矣子朝欲簒悼王而立凡歷悼敬五年而後定而訖於侯賊則天下無人紀矣黄氏仲炎曰王室亂者朝猛爭國無主乃亂也書曰密邇王室詩曰王室如燬王室之為言猶王家也家氏鉉翁曰子頽子帶之亂不書今而書此聖人之特筆也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頽帶異矣劉單所守者禮律之正尹名以景王之邪志為治命亦足惑人非劉單所守堅確衆人惟義是輔成周之亂將底於亡所以書也　汪氏克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普天之下天子皆可居之然一家之内自門而堂自堂而室室者所常居之所也故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言天子之所當居也書天王出居于鄭言居于所不當居也書王室亂則著其禍起於所

常居之地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頹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故特書王室亂　戴氏溪曰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于首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於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後漢志湟水即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湟水也京相璠曰黃亭在訾城北三里今屬河南河南府

左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圃車杜注周地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穀梁曰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汪氏克寬曰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為大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明矣故文定謂猛匄皆大子母弟而安定先生則曰大子有母弟者王猛是也敬王又猛弟也吳興沈文伯亦云以意推之大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　嚴氏啓隆曰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儒者泥於以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

者也夫為人臣秉忠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於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以之一字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於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於倒置者也是不可以不辯也

案凡書以者美惡存乎其事非皆貶也單劉之以猛為正尹名之以朝則罪矣劉氏敞以單劉為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謬也當從嚴氏啓隆之說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於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

前城杜注子朝所得邑服虔曰前讀為泉即泉戎地在伊闕南水經注伊水自新城又北經前亭西即傳之前城也　東圉杜注洛陽東南有圉鄉路史周地有東圉西圉東圉即圉鄉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社杜注周地案黄河西自偃師界入鞏縣洛水入之有五社渡又為五社津光武遣耿弇等軍五社備滎陽以東即此

胡傳猛未踰年何以稱王亦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别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

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簒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簒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簒乎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 高氏閌曰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胡氏寧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 陳氏傅良曰居于皇言失京師也入于王城言始得京師也 張氏洽曰以經書魯之法推之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

猛雖正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曰劉單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似非經意下不以上卑不以尊常也下以上卑以尊變也期不失其正而已矣劉單守正者也景王崩尹名欲立王子朝劉單據禮立大子之母弟猛春秋書以其所當以也若夫未踰年之君而書王成猛之為王也必名以著之不名無以別子朝也不書出王者無外也書入不入無以奠王於位也王城者概洛城而言入王城未能正位與子朝分國而處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館於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於陰於侯氏於谿泉次於社王師軍於氾於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

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於
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侯氏疑即緱氏　谿泉杜注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水經注洛水又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五泉竝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谿泉也　解杜注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後漢書洛陽大解城在今洛陽縣南其小解城在縣西南也　任人杜注周邑　京楚杜注子朝所居

集說杜氏預曰未即位故不言崩周人諡曰悼王　胡氏瑗曰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　孫氏復曰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降成君也　劉氏敞曰公羊謂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

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又曰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　胡氏寧曰未踰年不崩不葬卒而加子者正名也　家氏鉉翁曰景王不及期而葬未得以先君既葬為說書王以别於爭立之朝名之子之以立未踰年也　吳氏澂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别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　李氏廉曰公穀皆以子猛為簒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集說杜氏預曰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酉誤

壬午 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 晉頃七年齊景二十九年衛靈十六年蔡悼三年鄭定十一年曹悼

五年陳惠十一年杞平十七年宋元十三年秦哀十八年楚平十年吳僚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集說汪氏克寛曰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

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翼杜注郲邑 離姑杜注郲邑今在費縣故武城之南

集說杜氏預曰稱行人譏晉執使人 孔氏穎達曰諸侯有罪盟主當以師討之不得執其使故譏之凡傳說魯取郲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高氏閌曰晉雖以取郲師為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為士鞅來聘以魯為卑已故也 家氏鉉翁曰叔孫豹會於虢莒人訴取鄆將戮之樂王鮒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卒弗與賄𨚗豹之子也今為晉所執范鞅求貨亦弗與父子所守如此亦可嘉矣魯有賢大夫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視彊臣之脅制以至於亡悲夫

晉人圍郊

左傳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

郊杜注周邑　鄩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括地志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水經注云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也　平陰杜注今河陰縣案平陰古為津濟處漢置平陰縣魏改曰河陰寰宇記平陰故城東有平川謂之河陰川今故城在河南府孟津東一里　澤邑賈逵曰澤即翟泉也

胡傳案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於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䖍遺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集說杜氏預曰討子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赴　孔氏穎達曰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乃叔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日告之告在叔鞅

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赴也　趙氏匡曰公羊云不與伐天子也案此實非伐天子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哉　高氏閌曰郊王畿之邑不繫國者天下皆王土也蓋土無二王所以別異於諸侯也春秋諸侯更相侵伐未嘗敢及於周其心實無王而不敢犯王室者懼天下諸侯執言而攻已也此圍郊者子朝在焉故也　呂氏祖謙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李氏廉曰公羊注以郊為天子間田有大夫主之春秋不與伐天子故不繫於周此不知事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晉文嘗圍溫矣不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踰年而後圍郊則討亂非晉志也是故貶人之此說極是　汪氏克寬曰明年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然後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則是時雖遣師圍郊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辨是以助敬王之不

力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集說高氏閌曰因朝於楚而卒　胡氏寧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　家氏鉉翁曰楚平復蔡偽於為善者也朝吴之奔朱與東國之死所謂雖復猶不復也春秋書以著楚人之無狀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

納郊公

胡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䇿若此類亦衆矣

集說杜氏預曰庚輿著丘公之弟郊公著丘公子十四年奔齊　高氏閌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季氏本曰庚輿之奔國人逐之魯弔去疾之喪故以魯為託而奔

戊辰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父穀作甫髡苦門反逞公作楹穀作盈齧五結反　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

備亭今江南鳳陽府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胡傳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雞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熸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雞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於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

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别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熄矣

集說杜氏預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啖氏助曰凡戰而死者君曰滅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諸侯滅則書名以其死也　孫氏復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賤之也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　高氏閌曰此見吳之彊而楚人益弱夫頓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帥六國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之盡敗其師于雞父也　家氏鉉翁曰是役也楚為戎首不書不與楚以主諸侯也陳蔡許序頓沈胡之下賤其為楚役也胡沈之君不書卒書

滅不與以死難也夏齧以獲書貶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記令尹卒楚師熸吳光設詐先犯胡沈與陳三國既敗又縱其囚使奔許與蔡頓而許蔡頓之師亦奔六國敗奔之後然後楚師大奔則楚師未嘗與吳師相接明矣　余氏光曰案左氏曰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戰于雞父則雞父當在鍾離之西而州來之東矣吳將伐州來而尚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

案公羊謂此為偏戰而經以詐戰之辭書之非也蓋泥於日月之例而為此言也穀梁謂言敗以釋其滅亦非也經書敗者多矣亦有師敗而君不滅者豈必言敗以釋其滅乎先儒皆以為楚師未與吳接故止書六國然傳稱楚師大奔則經亦當書敗楚聖人所以略楚不書者不與六國之從楚也家氏鉉翁說亦有理今並存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朝如字　狄泉杜注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內也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名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於王城次於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訾杜注在河南鞏縣西南路史曰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鞏此西訾也今棠洛無訾城東西訾皆在鞏縣路史誤　牆人杜注周邑牆一作啚路史曰啚廧也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有白牆村疑是

其處 直人杜注周邑 尹杜注尹氏之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也 唐杜注周地

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 西闈杜注周地 蒯杜注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晉

地道記曰河南縣西南有蒯亭今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

公羊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胡傳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

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集說　杜氏預曰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
　范氏甯曰隱四年衛人立晉傳曰稱人以立得衆也此言尹氏立朝唯尹氏欲立之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　陸氏淳曰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言氏則世卿之意可見矣時世卿旣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譏此數者足以見世卿之惡也　孫氏復曰敬王也辟子朝居于狄泉曰天王居于狄泉明正也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

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　高氏閌曰敬王始立而遽稱天王者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且明正也著天下已有王而子朝不可以亂之也又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已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尹氏即尹子此稱氏者著其世執國柄也　胡氏寧曰春秋與敬王者以其為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也稱天王者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已葬而未踰年亦不稱王已踰年而未葬亦不稱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　薛氏季宣曰狄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内也　陳氏傅良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　家氏鉉翁曰敬王失位書天王無所貶所以别子朝為僭王也不書劉單以王前日王在諒陰劉單之以王事不得避也今王立踰年不得言以也　李氏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詞也

子朝之立書尹氏宴立之詞也書衛人而復書公子則嫌於當立書尹氏而不書王子則嫌於外姓此春秋之精意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三川杜注涇渭洛水也

集說杜氏預曰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　汪氏克寬曰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附録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

郹杜注郹陽也蔡邑應在今新蔡境 薳澨杜注楚地在今湖廣安陸府京山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公羊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穀梁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胡傳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彊自彊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恥自彊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集說汪氏克寛曰是時叔孫婼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婼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其托疾而書之以免其不得至晉之恥也

附録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集說杜氏預曰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吴復增修以自固　孔氏穎達曰襄十四年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彼子囊城郢君子謂之為忠此囊瓦城郢沈尹戌謂之必亡事不同者國而無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子囊心欲城之其

事未暇將死而令城郢故可謂之為患今郢既固矣足以為治而囊瓦畏吳侵偪恐其寇入國都更復增修其城以求自固不能遠撫邉竟惟欲近守城郭沈尹謂之必亡為其事異故也

癸未 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 晉頃八年齊景三十年衛靈十七年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年曹悼六年陳惠十二年杞平十八年宋元十四年秦哀十九年楚平十一年吳僚九年

春

附録左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戊午王子朝入於鄔

鄗杜注緱氏西南有鄗聚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反

集說 汪氏克寛曰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為大夫是謂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叔孫字

左傳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叔孫使梁其踁待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

穀梁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

胡傳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彊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彊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彊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覩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

集說劉氏敞曰叔孫婼至自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婼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忠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畏也曾哲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哲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

師也使婼少聞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　趙氏鵬飛曰公如晉雖有疾而復晉以公為服辜也故歸叔孫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爾然晉之執婼實為無罪不可與季孫意如同則疑公羊不去氏者為正也　李氏廉曰此條胡氏獨取公羊而公羊又無傳疏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其說似是胡氏蓋用臨江劉氏因其可褒而褒之之意

案舍至書氏公羊與左穀不同疏公羊者以書氏為賢劉氏敞胡氏安國皆主其說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穀梁以書名為由上致之義各有取姑並存之

附錄左傳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乾祭杜注王城北門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集說王氏樵曰棠梓愼叔孫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時之旱而附會也日食之示戒遠矣非為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以精之盛衰相為虧蝕水旱之故不相

及也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作鬱

集說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五日有日無月

附録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東訾杜注鞏縣西南訾城是也後漢志鞏有東訾今名訾城在鞏縣西南四十里俗名訾店以有西訾故言東以别之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

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圍陽杜注楚地

胡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集說劉氏敞曰杜氏曰巢楚邑非也滕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國大而君重也如取邑可以同滅國

之號是獲臣亦可同滅君之稱乎書曰巢伯來朝巢為諸侯審矣非楚邑也　王氏葆曰巢吴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　趙氏鵬飛曰吴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滅州來滅巢滅徐滅沈滅頓皆楚之與國也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而楚不察爾楚於此尚為國有人乎　汪氏克寛曰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吴伐楚門于巢則巢服屬於楚矣　季氏本曰州來及巢皆楚屬國而近吴夷末滅州來僚滅巢楚平王才略不下於僚而非吴敵豈非費無極等小人用事國政日非耶

葬杞平公

甲申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年齊景三十一年衛靈十八年蔡昭二年鄭定十三年曹悼七年陳惠十三年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年秦哀二十年楚平十二年吴僚十年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集說汪氏克寬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五計反公穀作倪音詣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

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傳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于朝之衆名伯奂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黄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數哉然則黄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請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

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集說高氏閌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越諸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有霸者作如齊桓公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晉文公誅叔帶以逆襄王豈不美哉桓文不作猛朝相競王室世臣不能明先王一定之制順非而廢適使頃公而為桓文果至是乎是以聖人傷王室之亂而又於此著諸侯之無霸也

趙氏鵬飛曰不勉而彊者其志鋭畏義而修者其情乖王室之亂於是四載諸侯無一念及成周者晉嘗圍郊而無功深自阻縮不復議王室矣今以大叔一言而晉赧然内慚趙鞅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定王室然於時諸侯之政類出於大夫大夫各謀弱公室以為巳私志不在是也徒勉從人言而畏天

下之清議為是會以示勤王之意實何補於王哉家氏鉉翁曰此為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業左傳期以明年納王卒不聞晉侯躬御戎馬展義王室晉之不能亦甚矣　汪氏克寛曰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克振在位四年僅能兩合大夫而黄父之謀納王既不躬帥三軍以造於京師又待來年遣大夫將兵侯王室之將定而竊其功至於扈之役欲納昭公於魯而蔽於權臣反却宋衛之請蓋是時晉之政權全在六卿頃若贅旒而已尚奚責哉

有鸜鵒來巢

鸜其俱反又作鴝公作鸛音權鵒音欲

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

鴝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胡傳傳曰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於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

集說杜氏預曰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巢非常故書　顏氏師古曰今之鸜鵒中國皆有但不踰濟水耳故左氏以為魯所常無異而書之　張氏洽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

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列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越皆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汪氏克寬曰劉歆云人反德為亂物反常為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高宗有雊雉之異謀於忠賢修德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鸇康王用兵暴虐射天笞地尋至殞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奔於陽州尚誰懟哉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穀梁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胡傳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集說孔氏穎達曰長歷推校此年七月己丑朔上辛月三日季辛二十三日也不書其日之辰空言辛者本見旱甚欲知二雩相去遠近耳無取於辰故空書辛也　啖氏助曰公羊云聚徒以攻季氏棄雩

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以攻季氏乎　劉氏敞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公乃出奔乎　高氏閌曰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旱既太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一歲而二烝一月而再雩皆黷祀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亥穀作乙亥孫音遜陽公作揚　陽州杜注齊魯竟上邑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案襄二十一年齊閭丘嬰伐陽州杜注魯地定八年公侵齊門于陽州蓋陽州本屬魯而後為齊有也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

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馬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

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胡傳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集說杜氏預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於竟　孫氏復曰内諱奔皆曰孫次於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　程子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以道馭致為之不暴也　呂氏祖謙曰使叔孫昭子而在則昭公必不至孫也　陳氏傅良曰公行書次自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以昭公之失國不可不詳其所如往也　劉氏克莊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　家氏鉉翁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次為文者譏公有以自取也　汪氏克寬曰秦之趙高專政權者三世廢置其君在其掌握而子嬰庸弱尚能討之而夷其三族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

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為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為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俟其信孚於人而援之者衆然後審謀治兵一舉而戮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亦何足取哉　季氏本曰意如逐君無復臣禮而傳皆歸咎於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夫是非之正矣　余氏光曰季氏自文宣以來專制已久魯公情不能堪非自昭公之世而始然也但其權勢既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為哉觀傳載逐季氏之事輕率寡謀似同兒戲以季之怙衆懷姦而欲卒然去之謀之不臧此其所以敗也若夫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豈能

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非真有罪請囚之實也左氏叙此正洞見姦人肺肝處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謂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觀踧戾之語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為地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音彥　野井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今在齊河縣東濟河非岸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

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公羊

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

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

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穀梁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唁者弔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慼容而不顧嬖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集說石氏介曰觀齊侯致餼饔之禮與昭公喪人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辭不哀可見矣　高氏閌

曰凡唁皆造其所居其曰于野井者齊侯將唁公公自陽州逆之蓋爲恭也　家氏鉉翁曰書齊侯唁者再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　任氏公輔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公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昭公微弱季氏盛彊迫脅而出欲求救拯以齊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矢惜乎齊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　李氏廉曰經書唁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義而崇微禮也　汪氏克寛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路偶相邂逅齊景以昭公失國故簡其禮不以會禮相見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

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集說王氏樵曰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二晉范文子以厲公無道慮國難之將作魯叔孫舍以昭公失國憤意如之見欺皆憂君憂國之至因禱以自裁也　家氏鉉翁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助季氏昭子必不與聞所以内慊祈死即死繼公孫而書言婼之為公死也　李氏廉曰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為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此意林所為不滿也然祈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與元公對語而泣樂祁已

知其瑰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汪氏克寛曰舍于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

附録左傳壬申尹文公涉於鞏焚東訾弗克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杜注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當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境

左傳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榦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秖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公羊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邡公也

胡傳寨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省而宋元特為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彊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於行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穀梁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集說孫氏復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言處公者明年公至自齊居于鄆此處公可知也　呂氏本中曰齊侯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矣　家氏鉉翁曰是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志修桓公之業當請命天王號名與國納昭公於魯戮意如以示天下而霸政舉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塞已責勇於義者不爾或謂嘉其取鄆故爵之此目其人以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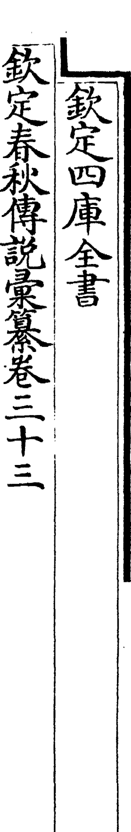
爾奚其爵　李氏廉曰謝氏曰啗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汪氏克寛曰經書諸侯失國出奔皆不言次獨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而未見絶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復國也　王氏樵曰案取魯邑以處公蓋無意於納公也使移圍鄆之師直指魯郊問昭公出故執意如而歸之京師復昭公於魯則齊之義聲振於天下矣

案齊景不伐魯以納公而取鄆以居公故春秋書以譏之胡傳乃謂公已絶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非經旨也

附録左傳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内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閒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郈杜注東平無鹽縣東南漢志無鹽縣有郈鄉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四十里有郈城　桐汝杜注里名　卷杜注卷城在南陽葉縣南後漢志葉有卷城水經注河水東南流建城東建當作卷即葉縣之卷城也今河南南陽府葉縣西南有建城故城即其地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三

乙敬王酉四年 二十有六年 晉頃十年齊景三十二年衛靈十九年蔡昭三年鄭定十四年曹悼八年陳惠十四年杞悼二年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年楚平十三年吳僚十一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集說汪氏克寛曰昭公在外而魯於宋晉鄭曹滕薛每遣使會葬不廢喪紀則意如之專魯無疑矣

附錄左傳庚申齊侯取鄆

集說杜氏預曰前年已取鄆至是乃發傳者爲公處鄆起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胡傳稱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内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廵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

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集說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啖氏助曰王者至尊雖在外皆曰居諸侯奔在境內亦曰居皆言猶居其地但不得其所耳　孫氏復曰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　杜氏諤曰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天王居于狄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季氏專之也　孫氏覺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　王氏葆曰公自野井来居于鄆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者野井齊地故也　黄氏仲炎曰昭公雖出奔而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處者存君也存君者天地之大義也故范氏唐鑑用春秋之法削武后紀而系之中宗垂教戒於萬世嚴矣　家氏鉉翁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

君而抑亂賊也自是每歲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吳氏澂曰曰居雖非所宜居然猶吾土也曰在者非吾土矣　汪氏克寬曰居猶處也處已所有之地也衞侯出居于襄牛楚子入居于申皆在國也此已失國而書居使之如未失國然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之衞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之皆書曰入此不言入而言居者内辭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遂居於是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

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

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淄杜注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水經注淄水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矣漢梁父縣在今泗水縣北四十里 炊鼻杜注魯地

胡傳成者孟氏之邑也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集說王氏沿曰齊侯謀納公若齊侯自行當書曰公及齊侯圍成善代叛也反惑幸臣之說使公子

鉏帥師圍成公失國之君無師衆亦當書曰公以齊師圍成今直書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内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陳氏傳良曰齊侯將納公以梁邱據一言而止鄆陵之盟將以合諸侯云爾而徒曰納公三年而無成則是取鄆而已矣故取鄆則書齊圍成則書公　李氏廉曰經書公圍成二昭公圍成見季氏之彊也定公圍成見家臣之彊也昭公圍成不能得夫人心也定公圍成不能俟夫聖化也　汪氏克寛曰書取鄆圍成以見意如據有魯國之土脅制魯國之民而使昭公不得入國也取鄆不書公而圍成不言取又以見昭公無德於國無恩於民而魯人皆不附也既不書公以齊師圍成又不言公及齊師圍成圍成不服而昭公終居于鄆則齊景救患之功不足乎揚而昭公之主齊失所因矣春秋凡公出在竟内而返

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者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而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于鄆則不言至亦以示內外之別也或謂昭公當討意如不當急近利而圍孟氏之成夫當是時舉魯國之民皆聽順於季氏成近於齊故能圍之猶不能取況能入竟而討季氏耶

附錄左傳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施谷劉師敗績

尸氏杜注尸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漢志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西南有新蔡鎮卽古尸鄉春秋時之尸氏殷西亳也故亦名亳城　施谷杜注周地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音專又市轉反 鄟陵杜注

地闕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集説孫氏復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王氏葆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邱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 高氏閌曰公失國而會諸侯者求入也求入不主晉而主齊故齊侯矯爲此盟以莒邾杞皆魯之與國也 陳氏傅良曰此叅盟也叅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久矣於是

始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家氏鉉翁曰齊景此會辭曰以公故魯賄朝入齊師夕旋爲善不勇書以譏之　季氏本曰此昭公欲齊納已勸之糾合也而景公志不及遠不能納公也　王氏錫爵曰此盟蓋景公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者也使其志能及遠雖北杏之業何難哉而僅僅集諸小國卒不能納公也則爭霸之畧止於如此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集說　汪氏克寛曰君行而返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於豐豐去鎬京二十五里而文武廟在焉故告於文武也昭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公會鄆陵如齊如乾侯無不書

至若公之在國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臣子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於復國

附錄左傳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於褚氏丁丑王次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渠杜注周地案卽周陽渠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劉澄之永初記言城西有陽渠周公制之是也亦謂之九曲瀆 褚氏杜注洛陽縣南有褚氏亭後漢志洛陽有褚氏聚今在洛陽縣東 萑谷杜注周地案後漢書孫堅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其谷連亘至潁陽縣何進設八關大谷其一也周之萑

谷施谷皆其支徑耳 胥靡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四十里有胥靡城 滑杜注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緱氏故城即古滑地也 闕塞杜注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今河南府洛陽縣南闕塞山是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穀梁周有入無出也

胡傳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於雅降爲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集說杜氏預曰傳言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在前者子朝來告晚　李氏㻉曰晉人納王之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爲同姓大國爵爲侯伯主盟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情責實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納王之

功而善之則藏姦觀釁不忠不臣者勝矣　陳氏傅良曰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於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耳　呂氏祖謙曰漢河南縣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吳氏澂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　汪氏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蓋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

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於隄上癸酉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

莊宮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王愆於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於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

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莒杜注周地　圉澤杜注周地案圉澤即東圉之澤也今在洛陽縣東境　隄上杜注周地

穀梁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胡傳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蘄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疎薄子猛將蘄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爲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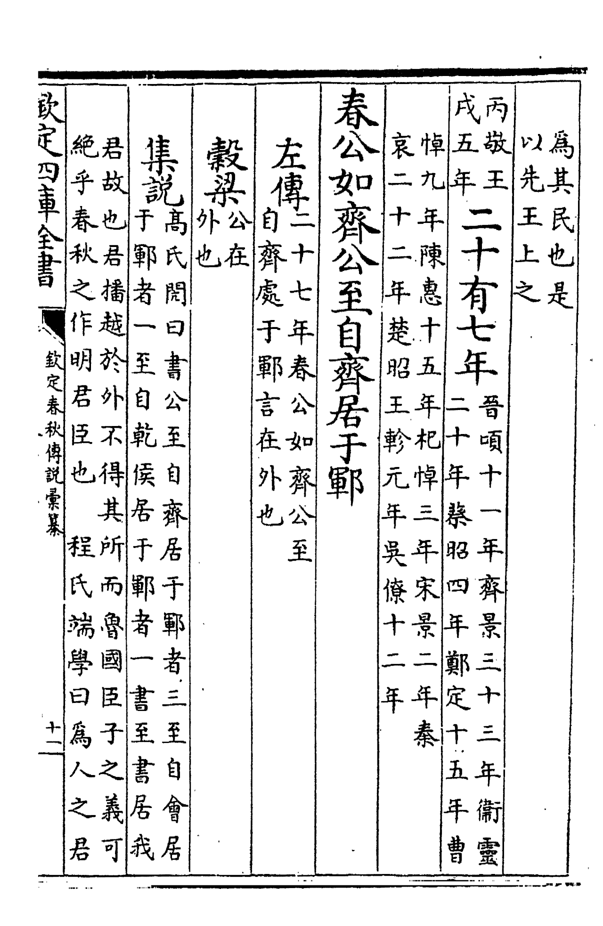
集說　王氏沿曰子朝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其罪不容誅矣然由三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言子朝之罪由三子所致也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天子反正然後罪人咸

服也　陳氏傅良曰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以二子首惡則有奉子朝者矣皆卿士也單劉奉猛毛名奉朝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已　家氏鉉翁曰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爲褒在尹召爲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　汪氏克寛曰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黨惡而不悛也奔不言出者簒賊逃竄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楚受簒賊之罪亦見矣

附録左傳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



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丙戌敬王五年**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年齊景三十三年衛靈二十年蔡昭四年鄭定十五年曹悼九年陳惠十五年杞悼三年宋景二年秦哀二十二年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穀梁公在外也

集說高氏閌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三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居我君故也君播越於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　程氏端學曰爲人之君

而見逐於其臣求救於人而不見與可爲永鑒矣

季氏本曰公每如齊求納而不能也故復居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

疾入於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潛杜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今江南廬州府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有灊城　窮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即楚與吳師遇處在今江南鳳陽府霍邱縣西　沙汭杜注水名水經注汴沙到浚儀而分汴東注沙南流至義城縣西南入於淮謂之沙汭楚東地也義城故城在今懷遠縣東北　鍾吾杜注小國漢志東海郡司吾應劭曰左傳執鍾吾子今江南邳州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

胡傳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先諸樊

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凡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先者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預焉則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集說胡氏寧曰季子自度其力有不能辨者故歸潔其身而已矣使札有周公之才之美必討弑君之賊正僭竊之名奉周正朔以治吳國為萬邦之憲矣　趙氏鵬飛曰吳之亂諸樊為之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札札賢諸樊貴之諸樊卒不授之子而授之弟欲凡弟授受以及於札及夷末卒

國將及札而札逃說者皆以吳之亂責季子而吾獨以爲非季子之責也諸樊之罪也使季子不逃而受之則亦不免乎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君子立法必傳乎無窮法而有窮是亂之本也且兄弟授受而至於札札奄然受之吳人安焉及札之終則必不肯私傳其子不私其子而以循環之法授之則諸樊餘祭夷末莫不皆有子莫不皆欲立當此之時札將何以處之故札之所以不受而逃者非賢也勢也受之而身當其亂孰愈乎逃之而已享其安乎此札之志也子之者以其能遜而無心非之者以其不受以致亂此皆非也 汪氏克寛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爲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爲光之庶兄公羊傳及史記皆以光爲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爲夷昧之子

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湛氏若水曰書吳弑其君僚則亂賊之罪可得矣案左氏傳弑吳君僚者公子光專諸也而書曰吳者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矣後儒以吳國之亂歸罪於季子之讓國誤矣若夫季子所謂知禮者也方光之弑君公子掩餘燭庸皆出而季子乃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魯是以爲知禮乎季子之罪獨在此耳

案光弑其君春秋不書光而書吳胡傳歸罪大臣固是一說湛氏若水謂使人考其跡而罪人斯得其說尤勝杜氏預以爲罪在僚孔氏穎達劉氏敞以爲國人皆欲弑之安可訓耶文十六年宋人弑君下辨之詳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作郄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来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

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集說 趙氏鵬飛曰傳者以爲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而殺之而經以國殺爲文蓋聽無極而致宛之死者君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矣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郢之禍 金氏賢曰楚大夫郤宛之死孰殺之乎曰楚令尹子常殺之也子常何爲而殺宛耶曰以費無極之譖也子常殺宛何爲而稱國以殺曰將罪乎楚君也曷罪乎楚君曰君無道以令其臣致其擅殺大夫而無忌紀綱亡矣是則君之罪也或曰若然則子常逃其罪矣乎曰子常之罪何可逃也若專罪乎子常則責君之義不白而垂戒之意以微獨責乎君則子常之惡亦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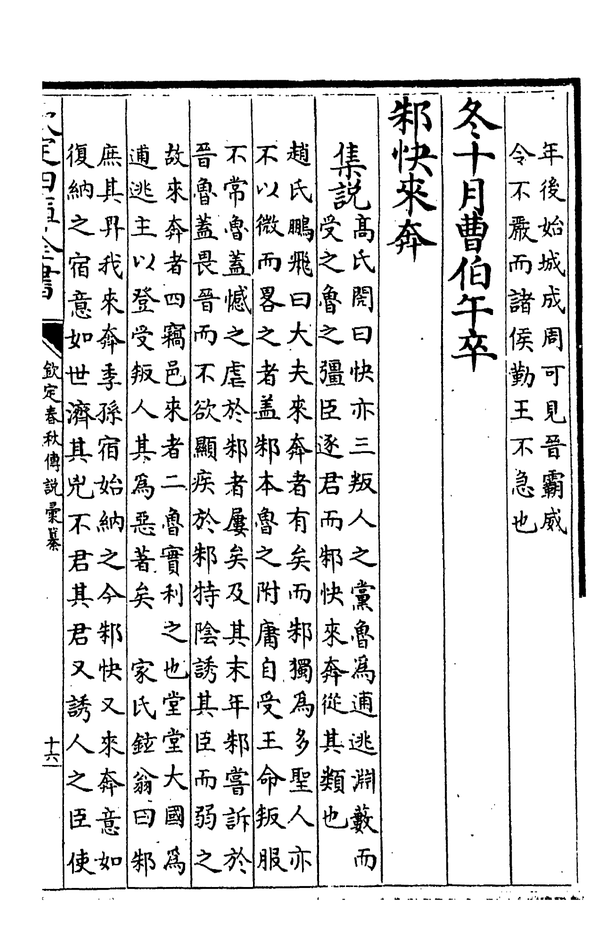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宫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

主之耳又況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集說 許氏翰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霸圖不競苟有一善則爲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所以扶衰亂也　趙氏孟何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衞靈公欲以其公子及其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於是樂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衞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衞君大夫拳拳於納公而公卒不獲返國則晉人爲之也　家氏鉉翁曰齊景爲鄆陵之盟而梁邱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爲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憒然無知以爲魯之休戚無關於已孰知田常鞱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爲魯討賊亦足以讋内盜之膽也　季氏本曰扈之會令戍周也齊魯不至鄭亦不來



年後始城成周可見晉霸威令不嚴而諸侯勤王不急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集說高氏閌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爲逋逃淵藪而受之魯之彊臣逐君而邾快來奔從其類也

趙氏鵬飛曰大夫來奔者有矣而邾獨爲多聖人亦不以微而畧之者盖邾本魯之附庸自受王命叛服不常魯盖憾之虐於邾者屢矣及其末年邾嘗訴於晉魯盖畏晉而不欲顯疾於邾特陰誘其臣而弱之故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實利之也堂堂大國爲逋逃主以登受叛人其爲惡著矣

家氏鉉翁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

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賊者不足録也春秋所以録之而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春秋詳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附録左傳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於且知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

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已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且知杜注近鄆地

公如齊

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集說　杜氏預曰禮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比公於大夫也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媟也

公至自齊居于鄆

集說　高氏閌曰公以齊之卑我也遂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子之言曰季氏有齊楚之援然則齊固助季氏安肯納公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無以爲公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於晉焉　汪氏克寬曰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於且知春秋不書皆所以存公也上之於下有征而無戰而況敗乎以君而伐臣已褻其威而況見伐於其臣乎陽虎逆儔不足責仲孫何忌嘗學於聖人者也何乃昧於君臣之大義亦至於此極乎嘻可歎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於周魯人辭以難

丁亥敬王六年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年齊景三十四年衛靈二十一年蔡昭五年鄭定十六年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年杞悼四年宋景三年秦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年吳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闞駰曰地多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

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

竟而後逆之

穀梁公在外也

集說孫氏復曰公前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言次於乾侯者不得入於晉也公既不見禮止而有待之意于陽州者不得入於齊也　胡氏寧曰次者不得已也人君失國出奔而詳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須臾忘君父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非亦自見矣　趙氏鵬飛曰公朝於齊求於君也君且不能納已今朝於晉求於臣也臣其能爲已謀之乎晉之六卿與三家等也前日扈之盟旣取貨於季氏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徒次于乾侯不得入也　家氏鉉翁曰自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繼書居于鄆者四在乾侯者五如齊者三如晉者

再皆聖人特筆所以存公於魯也又曰書次于乾侯責晉也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矣　汪氏克寛曰昭公之春秋五書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次于乾侯傳其既不得入於晉亦不得返其國也書至書復外雖見辱而内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於是而已矣無可復之道矣次於陽州猶曰齊魯之竟也次于乾侯進退維谷則覊旅之人耳書次于乾侯而後書在乾侯是僅存睎息而已矣聖人汲汲於存公而屢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逺愈微而愈不能自振亦可見矣公之在齊猶有齊侯取鄆圍成之事晉頃拒而弗受略無兄弟孔懐同惡相恤之義豈不重可歎哉　余氏光曰郈氏曰意如之逐昭公狡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於外沓及君則憂恤之

言不絶於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絶於餽是以内有逐君之實外結彊大内連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案昭公失國之後其往來居處聖人書之特詳所以繫魯國臣民之望而深誅季氏之無君也胡氏寧以爲全罪昭公者誤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集説湛氏若水曰書葬鄭定公志恤鄰之禮也而鄭葬之非禮見矣諸侯五月而葬此其速也

附録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

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

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

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鄔杜注太原鄔縣今鄔城故趾在山西太原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祁杜注太原祁縣今山西太原府祁縣東南八里有古祁城 平陵案平陵亦曰大陵今山西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故城 梗陽杜注在太原晉陽縣南漢書地理志榆次縣有梗陽鄉今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有梗陽城案清源本漢榆次縣地隋分置清源縣故梗陽在清源境 塗水杜注太原榆次縣漢志榆次有塗水鄉今塗水故城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案元和郡縣志馬首故城

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今屬山西太原府　盂杜注太原盂縣案兩漢志盂縣丙邑即今太原府盂縣也　銅鞮杜注上黨銅鞮縣今山西沁州西南有銅鞮故城　平陽杜注平陽平陽縣古平陽即堯所都今故城在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　楊氏杜注平陽楊氏縣今古楊城在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南二里又名危城村是也

冬葬滕悼公

集說王氏祿曰諸侯之葬魯往會之則書昭公在外季氏使人會諸侯之葬以結外援也　高氏閌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

附錄左傳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寛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戊子七年　敬王　二十有九年　晉頃十三年齊景三十五年衛靈二十二年蔡昭六年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年陳惠十七年杞悼五年宋景四年秦哀二十四年楚昭三年吳闔廬二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公如乾侯

穀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

胡傳 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集說 何氏休曰不致以晉者不見容於晉未至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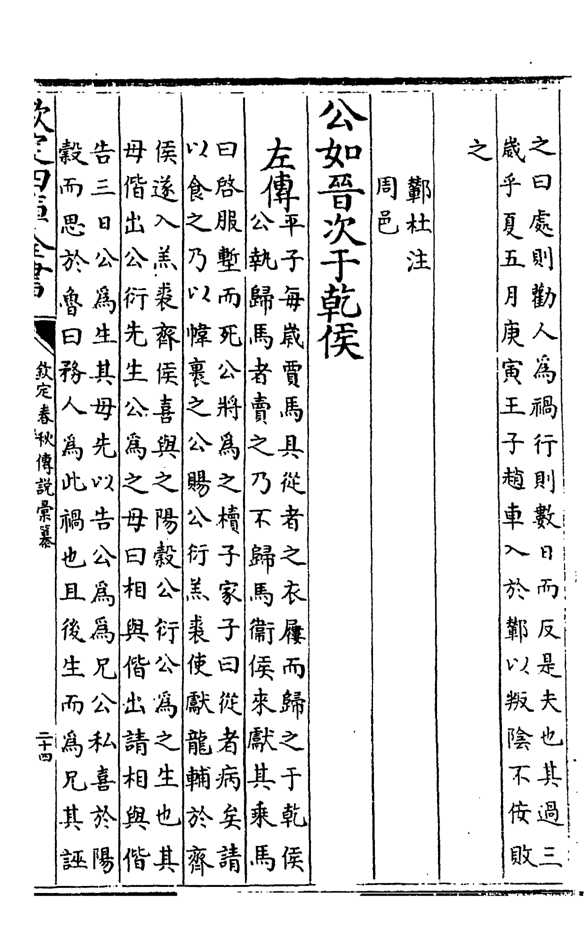
孔氏穎達曰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經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既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

許氏翰曰荀躒唁公地高張不地以公居鄆猶以

魯志也故稱來馬　高氏閌曰唁于野井齊地也唁于乾侯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　汪氏克寬曰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不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唁高張之唁晉荀躒之唁莫不悉書所以譏齊晉之徒能唁公而不能納公也齊侯始親唁猶有恤患之意今使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恥公而已矣益哉　季氏本曰公如齊齊侯唁公又為公取鄆故言至自齊若夫乾侯晉無一使通焉公不敢入晉則不得以自晉言矣豈非士鞅取貨季孫之故哉

案胡傳引式微之二章其取義與朱子不同今刪之

附錄左傳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



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於鄻以叛陰不佞敗之

鄻杜注周邑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行為大子

集說 高氏閌曰齊侯比公於大夫故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之甚者 家氏鉉翁曰野井之唁虛禮也鄆之取成之圍鄆陵之會虛惠也公猶弗悟及使宰獻請安於是悟其卑已至高張稱主君以致命公始去而之晉其去已後矣諸侯無為魯討賊者桓文之轍跡掃地無餘矣 汪氏克寬曰竊疑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鄭莊射王中肩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之類耳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集說范氏甯曰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　高氏閌曰叔

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有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飂杜注古國也漢地理志南陽郡湖陽縣故廖國也師古曰廖音力救反左氏傳作飂其音同耳湖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南　鬷川杜注鬷水上夷皆董姓　魯縣杜注今魯陽也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西北有魯陽故城　窮桑杜注地在魯北即少皞之虛也

冬十月鄆潰

公羊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爲郛之君存焉爾

穀梁 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胡傳 民逃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於潰散豈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擭陷穽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歟然則去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蘄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

後世戒

集說 杜氏預曰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范氏甯曰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 復使潰散德之不建如此之甚 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于鄆此時公 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 道之使然 孫氏復曰季孫專魯民不附公故鄆潰 高氏閌曰

昭公居於國而國人逐之出居于鄆而鄆潰見魯民皆叛但知畏季氏也　家氏鉉翁曰論者多咎公之失民此季氏凶威所脅非民之罪亦不可盡責魯君汪氏克寬曰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夫茍昭公之德澤足以固結其民而民心不忘昭公則雖誘之使叛其民亦必深思遠念而不忍叛去也燕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破齊與楚淖齒共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而王孫賈一呼齊人皆袒右攻賊以季氏之彊孰與六國而魯人之思昭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久而若是耶然則鄆民之見誘於季氏實以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附録左傳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汝濱杜注晉所取陸渾地陸渾今嵩縣汝水在縣南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

晉頃十四年齊景三十六年衛靈二十三年蔡昭七年鄭獻二年曹聲三年陳惠十八年杞悼六年宋景五年秦哀二十五年楚昭四年吳闔廬三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

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於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絶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年黜武后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集說范氏甯曰中國猶國中也　陸氏淳曰此時鄆潰公無所容寄在乾侯旣非其地不得書居故每歲首皆書所在　劉氏敞曰其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爲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

民莫得使焉尺地莫得有焉人故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爲猶吾君也　王氏葆曰天子所在稱居王者以天下爲家示無外也故襄王奔鄭曰出居于鄭諸侯在其國稱居寄他國稱在示有尊也故昭公于鄆稱居于乾侯稱在　薛氏季宣曰鄆潰而遂不反故書公在乾侯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内外之别也

家氏鉉翁曰書公在乾侯君在他國之境也爲人臣者當人主播遷常如威顔咫尺然後無愧人臣之常分　李氏廉曰經書公在楚一公在乾侯三皆於正月以存公也　汪氏克寬曰杜氏云釋不朝正於廟夫魯之諸君不朝正者多矣惟襄公之留於楚昭公之次乾侯則書公所在者蓋襄公爲季宿擅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爲意如所逐越在他竟故特志所在以繫臣民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以頒朔夫昭公自二十五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頒朔於今五年意如攝祭專國之罪不書而自見矣何獨至是始書哉

不嚴氏啓隆曰歲首三書公在乾侯左氏何據而曰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又曰言不能外内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無獄父子無獄非君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父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弑其君光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若固與光之甚也聖人豈以不責之固與光者而反責之昭哉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集說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　汪氏克寬曰是時公在晉地不弔其喪不送其葬者晉不受公公亦淹恤在外不能備其禮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巳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養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沈邱縣東有養城是其地也　胡田杜注故胡子之地

集說

啖氏助曰徐子名者初已服吳吳子唁而送之非能自奔也　劉氏絢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溫君奔皆不名者彊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國可復豈可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哉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陳氏傅良曰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也其名徐子臣吳而後奔也滅國有三辭以歸臣之之辭也奔猶弗臣之之辭也不言歸若奔死之之辭也是故奔者不必名以歸而後名之徐子不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溫子矣　趙氏鵬飛曰國滅而不書其君者死社稷也書君奔而不名者不得已見逼而奔也故國滅而君奔者三皆不名而徐子章羽獨名之傳者以爲先服而後奔其或然歟既服而懼其不赦因遂奔楚既服而奔辱社稷也故特名之不然聖人不妄加人以名也　家氏鉉翁曰闔廬既弒君怨徐納亡公

子而滅之書滅徐貶也章羽以名書爲其不能死社稷而偷生耳　黄氏正憲曰案徐在江淮間實爲勾吴通中國適荆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吴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从服於楚而吴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吴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附録左傳吴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庚寅　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　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年衛靈二十四年蔡昭八年鄭獻三年

曹聲四年陳惠十九年杞悼七年宋景六年秦哀二十六年楚昭五年吳闔廬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集說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蓋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力狄反公穀作櫟後同 適歷杜注晉地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馬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

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胡傳意如出君不事專有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悖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代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宫求君不入及其復也猶欲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為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歴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集說陳氏傅良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邾快黑肱卒大夫會葬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君在外雖卿有事不書必有諸侯之事而後書故文公在晉教會垂隴襄公在晉宿會邢邱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意如

會適歷非諸侯之事也則何以書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死於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也　呂氏大圭曰昭公在外託於齊晉而皆不果納未嘗不嘆世道之薄而亂賊之無所懼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見也昭公奔越二國其情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憤意如而感昭公而況齊晉乎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納公者則以梁邱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而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自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者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姑爲之名而卒之無功歟抑不但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侯欲以師納公

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黄氏仲炎曰晉侯將納公而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其可哉齊侯之始謀納公也據取貨以沮之齊宋衛之再謀納公也鞅取貨以沮之今荀躒與季孫爲會得無出於此哉是以晉侯雖有納公之志而卒於無成徒以空言慰唁之而已蓋蔽於荀躒而莫之察也自古君德不明爲臣下所蔽欺者豈能濟天下之事哉　汪氏克寛曰意如之練冠麻衣跣行卑辭伏罪皆外飾詐僞以欺晉晉定既惑於范鞅之巧言而知躒又尊之叛逆而不恤魯君有汲汲求哀之請不亦甚乎千載而下説春秋者如何休杜預猶謂意如負捶謝過以示憂慼則其姦譎之志不惟可以欺當年而且可以欺後世也　季氏本曰晉定公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成周之城召陵之會可見矣故納公之意

不可謂無也使非士鞅私於季孫則昭公豈至客死哉晉侯墮其計中反使荀躒出會何以為盟主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盟故書

集說季氏本曰薛自魯桓公以來服屬於宋魯雖與同盟猶以宋屬待之故獻公之先君不赴喪不書卒獻公三家所私厚也故因公出而告喪魯之弔葬亦備其皆三家之私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穀梁 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集說 陸氏淳曰在晉地故不言來 孫氏復曰季孫意如逐君之賊也晉侯不能討而戮之既使荀躒會意如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爲哉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 劉氏敞曰會于適歷矣則曷爲唁公唁公使之入也 孫氏覺曰晉爲大國又世爲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

交其臣而陽唁其君也　呂氏本中曰齊侯唁公於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　家氏鉉翁曰晉頃將納公沮於范鞅晉定始立即欲納公沮於荀躒權移於下志不獲伸也

案左氏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言豈本心哉晉使荀躒唁公而勸公以入亦借此以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

今竝存之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

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夷潛六杜注皆楚邑夷在今亳州故潛城六城在今壽州俱屬江南鳳陽府

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作弓　濫杜注東海昌慮縣今昌慮故城在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

左傳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穀梁來奔内不言叛也

集說杜氏預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　孔氏穎達曰公羊穀梁亦以濫為邾邑而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别國故不繫於邾以非天子所封故無子男爵號其言不可通於左氏左氏無傳明是闕文二傳見其文闕而妄為說耳陸氏淳曰左氏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

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趙子曰據例兩下相殺若非大夫即書盜殺者於例既不合書名而被殺者合書事須如此耳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求名故書為盜以不與其名者則諸相殺而書其名者皆是與其名乎又據左氏說齊豹乃是怒縶而殺之何得妄有求名之義乎且推之情理凡殺人者皆謂懷怨不勝其忿乃為亂耳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彰言其賤必不書其名夫子矯其心而書耳若如此則三人豫知夫子脩春秋賤者不書其名乎為是將地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 孫氏復曰黑肱以濫來奔濫邑也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莒言國此不言國者脫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 許氏翰曰

郲快黒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李氏廉曰此條大例本只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左氏得之但左氏於齊豹書盜之説先儒多不取已見衛縶下注獨黒肱不繫郲杜氏謂闕文亦是公羊通濫之事出於傳聞不可信劉敞極非之是矣然穀梁亦曰别乎郲也注曰郲以濫邑封黒肱故别之若國陳氏亦曰不繫之郲濫嘗自别於郲也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　汪氏克寛曰二傳皆云郲黒肱而公穀經文不繫郲者闕文耳有習於公穀而不得其義者或以為通濫為國或以為别乎郲皆妄説也齊楚大國且未嘗分其地以封子弟況蕞爾之郲乎茍别於郲而自為國又何為挾地以歸他國乎惟左氏所引經文則曰郲黒肱故啖趙纂例從之亦加郲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别以經文攙入而亦闕郲字如襄十七年齊高厚圍防左傳經文獨闕齊字不可以為非齊之高厚也或者又謂濫乃天子之地而黒肱乃天子

之命吏此尤穿鑿之臆說夫王吏守土則得自專其地矣何爲奔於諸侯耶豈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天子守土之吏僅一見也二傳又何以皆稱濫爲邾地耶　湛氏若水曰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矣故曰直書其事而其得失自見

案叔術以弟妻嫂亂人倫也天子誅顏而叔術爲顏報讎犯王命也其得罪於春秋大矣公羊乃以爲賢不亦謬乎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讁

火勝金故弗克

辛敬王三十有二年晉定二年齊景三十八年衛靈二卯十年十五年蔡昭九年鄭獻四年曹聲五年陳惠二十年杞悼八年宋景七年秦哀二十七年楚昭六年吳闔廬五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集說杜氏預曰公别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之不用師徒　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案傳定元年將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則闞是魯公葬地非是邾邑公羊不可通於左氏也　劉氏敞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非也公以三十年始居乾侯春秋歲歲書之傳亦歲歲爲説説之盡與此明不知春秋本意也設公今歲未死明年正月亦書之耳復

欲以何事為解乎 杜氏諤曰志公在外而得邑於季氏雖復得之如取諸外也 薛氏季宣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成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不入晉之罪也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說鑿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家氏鉉翁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致討於季氏也 吳氏澂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土地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取闞以見季氏據國公無尺土矣雖得魯邑猶取之於外云爾 李氏廉曰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闞者著其微弱也

夏吳伐越

左傳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集說高氏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自是亡矣 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自是吳楚越不相爲下而齊晉二大國之患在彊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郳婁人穀有郳人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穀梁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胡傳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集說 陸氏淳曰公為旅人何忌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忌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覩文知罪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孫氏復曰周自天子言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呂氏本中曰周室雖衰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者也 張氏洽曰此敬王徙都成周自王城而遷故因諸大夫之城而書成周以紀實也 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成

周霸政之僅克舉者也　吴氏澂曰王城自平王東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敬王居狄泉晉師納王然後王入于成周子朝棄王城奔楚王畏子朝餘黨尚多故不居王城而留居成周成周乃周公遷殷頑民之地其城圮惡故諸侯以兵戍之至此晉率諸侯城成周之後始徹諸侯之戍　周鄭氏玉曰敬王避子朝之黨居于成周今城之遂定都焉使成周爲京師則不假再城矣　李氏廉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杞城成周書法雖若無異然城杞之下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則私親之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王入成周之下則雖非盛時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　胡氏但傷成周之等於列國而未嘗譏列國之城成周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得之矣若薛氏陳氏重貶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惟謝氏曰諸侯不勤王事久矣當王室危弱之時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安王室善之大者也書城成周

善之也可從 湛氏若水曰書諸侯大夫會城成周著尊王之心猶未忘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季氏本曰敬王以正得國能自樹立侯邦咸集見王澤未竭而晉定猶能率諸侯也 黄氏正憲曰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遠入城内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 高氏攀龍曰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

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

集說杜氏預曰十五日 劉氏本曰昭公八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爲季氏之所爲其君畏偪而不敢歟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猶未忘耳 家氏鉉翁曰昭公習於周旋揖讓之儀當時有以爲知禮者而在喪不慼娶同姓不以爲嫌浮文雖勝於禮何有哉乃若忿季氏之專欲一創治之固人君當爲之分以是爲過則不然

也春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胡氏謂書圍成取鄆爲絶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説　李氏廉曰昭公在位二十五年居鄆四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無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郤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取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毋乃速三晉爲諸侯之勢乎　汪氏克寛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昭公奔衛則立突衛公子洩公子職逐惠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子黔牟衛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而獻公奔齊則立公孫剽意如逐昭公魯國八年無君意如非惟不敢如

田和三晉之篡立亦不敢别立君者良以魯秉周禮理義之在人者深是以猶懼公議之或見討而未敢肆無忌憚也然史墨之言謂魯民忘君而君臣無常位専於責昭公而略無一語責意如與師曠之所以論衛獻者無異此可以徵乎人君而非所以告為臣者也率天下之彊臣而爲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啓之且愼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所以責昭公也或曰桓公薨于齊昭公薨于乾侯皆没於外或弑或非弑何以辨歟經書公與夫人如齊公薨于齊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薨于乾侯喪至自乾侯葬我君昭公則非意如弑公可見矣内弑君則不書葬矣 金氏賢曰昭公在位三十有二年父没而有嘉容母没而無憂色三易其衰敝惡如舊年已十九猶有童心君子固已知其不終矣乘亂以取人之邑仁已遠矣納叛以受人之地義安在哉喪少姜而取辱於已謝莒愬而受辱

於人舍中軍三家盡取其民蒐于紅三家大耀其武彊臣自恣君若贅旒嗚呼君不顧親國不恴君其能保乎舍子家之忠良聽羣小之邪僻不思衆合難敵舍民何逞不忍小忿遂失大機以致孫于齊次于陽州唁于野井居于鄆淹恤在外八年之久薨于乾侯良可哀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十三